

最近新诗，犹如木乃伊，考古新发现，忽然甚嚣尘上，连篇累牍起来，不仅有整版文字推介，而且配大幅“剧照”：一男西装，一女长裙，手捧大大的硬壳刊本，女孩很文艺：左脚跟着右脚心：“丁”字步，提臀吸肚、昂首挺胸，左胸前垂一根粗辫，特清纯，不像朗诵，更像合唱；不是表现，而是表演。就我的感觉，上世纪80年代后，新诗，异为现代诗，如同现代画。现代画：缤纷而抽象，宜猜不宜看；现代诗：诡异而朦胧，宜听不宜听，因为听不懂！诗是内心的表现，不宜用形体表演。但今天是“炫”时代，首选“拗造型”，讲究仪式感，诗会成了舞台剧。

对于诗的整版报道，字里行间居然寻不到一句诗，我隐隐约约有些感觉：是事件，非诗歌；是炒作，非报道。

三十多年前，“文革”

诗的怀念

李大伟

刚结束，全国人民都沉浸在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年轻学子都在做梦，难免幻觉，落在笔下纸上，一片烟雾缭绕的朦胧诗。那时的大学校园，有纸就有诗，有字就有诗。夸张的说法：“一片落叶上，有七个人在写诗。”写诗的比读诗的多。尤其新诗，因为没有形式、没有束缚，甚至没有韵脚，可以有病句，可以读不通，可以看不懂，七翘八歪的文体，归不了其他体裁，统统归入“自由诗”。自由体就是一钵头的“烂污三鲜汤”。那时诗与文不分，有一字诗《生活》：“网”。有长句掰断，分行即诗，比如拙作《台湾来信》：“信/是落叶/带来/树对根的问/候”。看不懂的叫朦胧诗；看得懂的，叫白话诗，谎称白开水，雅称“白居易”。那时，最荒唐的文体是新诗，最荒唐的人群是诗人。校园里见到出位穿戴、出格

我们小区里很多人看不起“三黄鸡”，因为他十分邋遢，还有一个脚高脚低的老婆，但现在谁都想和他套近乎，因为他已是身价好几亿的大老板的专职司机。

阿黄以喜欢吃三黄鸡闻名，所以人们就叫他“三黄鸡”。以前“三黄鸡”开卡车，常常一身臭汗，还不换洗衣服；如今开小车，不仅必须西装革履，戴一副雪白的手套，嘴里还要天天嚼口香糖，不然老板就会不高兴。车子进进出出公司，保安还会敬礼。“三黄鸡”知道，这礼是敬给大老板的，自己不过是沾光，但已足够幸福。许多场合，大老板还经常和他说说家长里短的话，让旁人不由得都投来羡慕的目光。

给点阳光就灿烂，“三黄鸡”渐渐地有点抖起来，对那些平时看不起他的人，也爱理不理了。三十年河东三十

“三黄鸡”

宋跃辉

年河西，这回也该让他们好好体会会不被当回事的滋味。可大多数人并不介意“三黄鸡”的态度，他是大老板的司机，应该有腔调。“三黄鸡”也觉得应该有腔调，如果自己的举止还像开卡车时一样，就是给大老板脸上抹黑。有人告诉他，大老板的专职司机身价是很高的，在国企、政府机关，一个专职司机如果放下了，起码是个科级干部。很多专职司机日子过好，就是因为他们是领导、老板身边的人。以后再好的鸡你都能吃到，“三黄鸡”算什么。

“三黄鸡”走路说话确实都充满了一种让人难以接近的腔调，就是有些有点脸面的人物，他也懒得搭理。他在心里问自己：你的这种腔调算什么？是气场吧？

“三黄鸡”也很满意老婆的表现。平时把不住自己的老婆说话变得细声细气了，不常见的女人找上门来和她交朋友，但她开始懂讨厌了，把认为没用的人三言两语就打发了。过去吃一只三黄鸡要唠叨好几天，老婆才肯买，现在老婆三天两头弄一只，他已不想吃了。

大家如此高看“三黄鸡”，还是让他有些惴惴不安。“三黄鸡”想，你们太抬举我，我本来就是一根葱，可眼下却把我当成一根象牙。可是看到不少人在自己面前都是这样一副非常气虚的样子，“三黄鸡”心里还是很快乐的。当年想借点钱给老爸看病，跑了十几家都吃了闭门羹。现在他还清楚记得，当时天在下雨，自己的泪水也在流啊。如今，虽然我还是一个司机，但已是一个不一样的司机，就是围着大老板身边转的人，都是格外待见我。就让我好好享受这样的感觉吧！

不过“三黄鸡”还是提醒自己，不要尾巴翘得太高，“小心驶得万年船”，自己终究是一个司机。但是学坏很快，“三黄鸡”一时半会怎么也改不了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

就在“三黄鸡”顺风顺水时，突然有消息说，他马上又要开卡车了。小区里流传最多的一个版本是：“三黄鸡”太得瑟，瞧不起街坊，大老板很不高兴，说他忘本，决定让他回归原点，还是回去开卡车，等觉悟有了提高，再考虑让他回来开小车……



烧炭的和漂布的

烧炭的在一幢房里工作，后来有一个漂布的搬到他家附近居住。烧炭的邀请跟他住在一起，这样可以互相帮助，相处得更加亲密。漂布的说，这不行啊！因为我漂白了的布，你不当心会把它弄黑的，难道老兄不知道世上东西，白的变黑容易，黑的变白就困难啦！

一听此言，烧炭的笑道：老兄此言差矣！现在有些黑的东西要漂白也是容易的，比如有人的人犯了法

有劣迹，算是黑的，阴暗的，不光彩的吧，可据说多是花一点银子也是可以漂白的，不但是可以漂白，还可以白的上面添上花，变得光彩夺目……

啊！漂布的惊叹：兄见多识广，不过据说那是有本事有银子的人才办得到的，而像我这样的苦力者，还是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做事，黑白分明的好啊！

捕鸟人和竹鸡

捕鸟人家里来了客人，因为没有东西待客，捕鸟人就要把驯养的一只竹鸡杀掉做菜。竹鸡既伤心又愤怒，对捕鸟人说，我曾经帮你诱骗了许多同类，成为你

举止，首先想到的是花间派里的诗人，其次才是石榴树下的花痴。

那时，每所高校都有诗社，甚至每个系都有诗刊，哪怕理工科系，人人都在写诗，都在朗诵，都在咆哮，“仿佛空气在燃烧”。诗，可以良莠不分，允许韭菜当葱，如时下，散文就是随笔，随笔就是随便，随便得似乎可以随地大小便而没感到有所不妥。

那时年轻人做了荒唐事，说“他是诗人”，大家就会原谅他了。诗人是“啊”，是不靠谱的代名词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全民写诗，90年代末全民出国。20世纪末全民炒股，21世纪初全民炒房。我直接参与了写诗与炒房，所谓“龙头凤尾”，从文人变成商人，从最雅的变最俗的，但一直关注新诗。上世纪90年代后，报纸上看不到新诗，只能在歌厅的屏幕上读歌词，欣赏诗意。点一首《冬季到台北去看雨》，抄一句“梦是唯一的行李”，何等飘逸；续上“轻轻的来，别吵醒往事”，何等空灵。还有“街头冷清，心事却拥挤，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”，何等的孤独；“如果相



逢，也不必逃避，我就将擦肩而去”，这一段简直就是郑愁予“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/我不是归人，是个过客”的翻版。我小心翼翼地裹着这碟诗句，到江南古镇，比如西塘，登上檐下一隅，轻声吟唱。也许雨后，又非周末，贴岸的长廊，廊下无人，远远而冗长的透视，可以眺望到雨后的夕阳，艳红而不刺眼，挂在尽头的檐角，历史落在那头，我就坐在这头。倾听檐梢上“有隔夜的雨声”，一滴、两滴，展开黑皮诗抄本，有孟庭苇的歌词：“那街头流浪的小狗啊/没有一个家/那巷子里独



从小就是从听大书(评话)开始爱上评弹艺术的。但是遗憾的是，这次研讨会上，居然没有一档节目是上海演员演出的，叫人大跌眼镜。

其次，演出的四档节目的演员，全是同宗、同脉，由一个师傅相传，他们或是金声伯先生的公子、徒弟，或是金声伯先生的徒弟的徒弟（徒孙），无论上海还是江苏，应该还有很多评话名家，他们难道没有后人继承衣钵？

再有，四档节目没有一档传统书目，全部现代书，显得狭窄了一点。创新书目是要在传承老一辈艺术家代表书目的前提下进行，没有了继承，何来创新？当然也许是因为时间有限，不可能把所有的传统书都拿来

盘中菜，你现在却要杀我，这分明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啊！捕鸟人笑笑说，你对自己的同类都要诱骗出卖，你就更应该被杀！

竹鸡想申辩：我对同类坏，对你忠，还不是你培养的结果？现在你却给自己的脸上贴正义的标签，你才是真正不要脸！可是竹鸡发不出声音，它的喉管已被捕鸟人紧紧掐住，所以咽气前，它只能腹诽几句。

皮匠的邻居

有个人住在皮匠家隔壁，他忍受不了那些牛皮，又一次又一次地要求皮匠赶快搬家。皮匠每次都很客气地说他是应该搬走，但每次都拖延着不搬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时间长了以后，那邻居对牛皮的臭味也习惯了，不再找皮匠的麻烦，嚷着要他搬家了。

又过了一段日子，某一天皮匠整家什准备搬家了，那邻居闻讯过来拉住皮匠的手，恳求皮匠千万别搬家了。皮匠很不解，问邻居：我搬走不正是你一直希望的吗？那邻居忙解释：那是过去，如果现在不让我闻牛皮味，恐怕我会连饭也吃不香，觉也睡不稳啊！

的，也是奢侈的。

在我的感觉，新诗早已枯菱，濒于死亡。今天，她居然被大张旗鼓地报道，勇敢得简直有些荒唐，属于溺水者再度冒头的挣扎。但我为她鼓掌。



陈楠

有孙母未去

(四字新称谓)

昨日谜面：娇(服饰)

谜底：少女装(注：乔，乔装)

享有苹果桂冠的红富士只有到金秋才新鲜上市，方可尽情品尝，而在其他季节，想吃红富士苹果，就只能将就着吃冰箱里的存果了。这让我怀念起新疆伊犁的苹果。在伊犁，果树星罗棋布，苹果品种繁多，味美飘香，新鲜的苹果可以从开春一直吃到深秋。

早春三月，伊犁的冰糖果子(伊犁人称苹果为果子)捷足先登，它个头、颜色酷似青梨，咬一口，甜香溢满口腔，直润咽喉，一种纯真的、无任何别滋杂味的甜。刚从严寒冬日走出的人们，吃一口冰糖果子，顿感大地回春的温馨。接踵而来的便是一种称为小柠檬的苹果，个头大约只抵半个青蕉苹果，外表不漂亮，些许棕色的条块斑痕，从果头向四下漫开，长得有些歪斜，常让外乡人不屑一顾。可就是这个小小柠檬，是伊犁苹果中味道最佳的品种。这个不起眼的小果子，甘甜如蜜桃，微酸像葡萄，清凉似西瓜，生脆胜雪梨。甜、酸、清、脆、香在口中回旋，沁入肺腑，溢满身心，清香洋溢。个小的小柠檬集合了众多水果的大成，那感觉、那回味，别样苹果不能替代，不禁感叹：果不可貌相。到了中秋时节，被称为大冬果子的苹果成为

展示；也或许主办方就是让大作家听几档现代书，进行研讨。

这些现象使我想起了评话大家张鸿声先生，他早在1962年就提出“评话危机”的问题，指出评话不如弹词受欢迎，要引起重视。

评话“回天”须奋发

秦来来

关于解决评话“危机”的问题，实际上与所有戏曲艺术碰到的问题一样，首先是希望领导重视、关心，这方面我们政府已经出台了保护“非遗”的政策；同时更希望领导同志爱看戏、爱听书，像陈云同志一样，与评弹工作者交朋友，



▲太意外了，你，怎么会欣赏牡丹呢？牡丹，俗！

●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富贵花的别名？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它还有别名叫做鼠姑，它就獐头鼠目了？望文生义，愚蠢。

▲小人之心，你才望文生义呢。你看招摇在画廊里的牡丹画，哪幅不是因循模仿的媚态俗骨？你再抬头看，高三四米、宽十几米的巨无霸牡丹壁画，唉，俗到了根呀……

●漫画把你画得龇牙咧嘴，你就是丑八怪了？那丑，不是属于漫画，属于画者吗？与何干？你知道的，则天女皇冬游上苑，一时兴起，诏令百花齐放。众花屈从于淫威，反季烂漫，唯独牡丹不肯遵命。你看，这牡丹有没有点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李白式傲骨？武则天怒烧牡丹，并将它贬至洛阳。岂料，焦牡丹到了洛阳开得更美。你看，像不像谪仙人李白的诗，经霜后更见豪迈酣畅、洒脱超逸？李白脱俗，牡丹也脱俗。所以，四月牡丹花神不是别人，正是李白。你随俗波逐俗流，以自己的俗眼，视牡丹为俗物，牡丹呀牡丹，岂不冤煞！

牡丹不俗

(▲马姐●牛博士)

戴逸如 文并图

得龇牙咧嘴，你就是丑八怪了？那丑，不是属于漫画，属于画者吗？与何干？你知道的，则天女皇冬游上苑，一时兴起，诏令百花齐放。众花屈从于淫威，反季烂漫，唯独牡丹不肯遵命。你看，这牡丹有没有点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李白式傲骨？武则天怒烧牡丹，并将它贬至洛阳。岂料，焦牡丹到了洛阳开得更美。你看，像不像谪仙人李白的诗，经霜后更见豪迈酣畅、洒脱超逸？李白脱俗，牡丹也脱俗。所以，四月牡丹花神不是别人，正是李白。你随俗波逐俗流，以自己的俗眼，视牡丹为俗物，牡丹呀牡丹，岂不冤煞！

闭幕的压台戏，它个头、味道极像红富士苹果，犹如孪生姐妹，所不同的是它表皮比红富士更红润、亮丽，透发一股清新迷人的香气，是伊犁苹果中最漂亮馨香的。可就是这个色美味佳的大冬果子，伊犁人少有用来享口福，而是把它摆放在家中室内，在桌上层层叠起。你走进屋中，不仅被它那美丽的外表所吸引，而且被它散发出的香甜美味所陶醉，心情随之愉悦、酣畅。这色味俱佳的室内环境，可一直持续到过完大年。

伊犁是一片富饶美丽的绿洲，自然环境优越，城市被绿色覆盖，茂密成荫的果树下，各种时令苹果纷至沓来，向人们尽情献上它的纯真佳味，空气中弥漫了浓郁的果香。

伊犁的居民几乎家家都有果园。进入居民家中，你会受到主人热情接待，还可在其家中大啖刚从树上采摘下的新鲜苹果。更有趣的是，伊犁人以苹果代菜肴，一口苹果，一口馒头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我也学着尝试过，顿觉果腹、解渴、润喉、过瘾。

离开伊犁已很多年，许多事已淡忘，而伊犁苹果的甘甜清脆、香气四溢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每每看到苹果，便想起伊犁。

伊犁苹果

王苏凌

伊犁是一片富饶美丽的绿洲，自然环境优越，城市被绿色覆盖，茂密成荫的果树下，各种时令苹果纷至沓来，向人们尽情献上它的纯真佳味，空气中弥漫了浓郁的果香。

伊犁的居民几乎家家都有果园。进入居民家中，你会受到主人热情接待，还可在其家中大啖刚从树上采摘下的新鲜苹果。更有趣的是，伊犁人以苹果代菜肴，一口苹果，一口馒头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我也学着尝试过，顿觉果腹、解渴、润喉、过瘾。

离开伊犁已很多年，许多事已淡忘，而伊犁苹果的甘甜清脆、香气四溢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每每看到苹果，便想起伊犁。

的模式，既然是评话艺术，那就要按照评话的艺术规律做。传统书目经过几十、上百年的打磨，框架、结构比较成熟，情节扣人心弦、人物生动传神(起脚色)，不但故事内容交代清晰，说书人对事件、对人物的批判、评论，忠奸善恶，起到高台教化的作用。评话、评话，“话”是讲故事、起脚色；“评”就是评论、讲道理。

同时，提升演员的功力，也是解决“危机”必不可少的条件。现代书的选题要精当，特别是讲有争议的人物题材，要选好斟酌。人物选对了，才有说的可能；听客的猎奇心理、加上演员的市场观点，可能会成为“毒药”，务必要注意。

边看边聊

